

集部

遺山集卷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内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内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為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

公之來率賔客叅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為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廻馬嶺褰裳就道顧揖岩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黄峴峰憇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

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顔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黄冠衲子終世修静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

雨之所偃薄萬乘且然况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廻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為天下大老板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為重至於鄙朴固陋挾兔園冊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為快謂不為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為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

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為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為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虚字從之姓王氏槀城人自先世以農為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

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齓間識公為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録事治化清静有老成之風歷營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為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為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

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録成遷平凉府判官未
幾召為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歴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
林待制遂為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
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刼殺宰相送欵行營羣小
獻謟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為文喋血之際
翟奕輩恃勢作威頥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横遭讒搆立
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
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

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荅之次辭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盖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

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為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禀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

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黄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為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為正脉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録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奬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為縣

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拯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黒白善惡皆了然於胷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閒置散不自衒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

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
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
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沒文章人物公論遂絶人哭之
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静而無譁慕樂天之
高而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
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
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

之沾泱枯栟為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為家然則為端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絶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

不表暴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為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為雅而劣不可以為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為之歛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盖

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曽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為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為縣人鄭内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㓜頴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

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濵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户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為姦民殊以為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録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

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
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爲祭佐言
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聞而
憾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巳降官屬淡剛
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
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
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
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

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太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弑逆隨以子壻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牽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

之官冐增偽代主客同坐總領撒各門冐劵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為變本温懼不知所為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

官行闕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陜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曁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為無寃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

京東總帥赫舍哩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要赫德強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為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

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帥臣待
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
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
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脩撰十月改禮部員外
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
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
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
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蠶

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争況本吾版圖中物廼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葢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别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殽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紏堅請先

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為掎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為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為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為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

永城令簿贓賕伯嘉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叅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呼圖克們都水監使茂和尼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聮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閧冦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

耶公嘆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
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
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闗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
畏忻審理寃獄時河中帥阿固岱及僚屬十數人皆以
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
以處之公為言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
軍捄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捄至解圍去僚屬
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捄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

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捄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
謝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為重地朝議擬為駐蹕處
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脣亡之憂以滇宗室勳貴
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為言竭民膏血為浚築計
剽騎纔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為不足守遽焚蕩而去
驅迫老幼填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
流尸蔽川而下煩寃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
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

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寃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笞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並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

菴因以為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詘信通夕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為髙也明窻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翦翦然無塵埃客至𤊾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髙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

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夫塵土氣爲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絶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鬬蘭鬬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曁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尚幼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

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毋李氏爲臨海所絶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唯謹嫌疑之地能使内外無間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塡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産殊厚公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𢹂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顔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輙爲一舉觴李右

司之純談笑此世為不足玩見公必為之憮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為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為人字畫楚楚有魏晋間風氣雅為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醞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謂以

譔述墓碑某好問爲宜尚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中暍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龎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

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為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青峙峻以奇塵表朗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雷風馳耽耽虎如毛髮威奔走魍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先九泉絶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其敢畀九咼大呂棄若遺貿而趍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實為正有來者吾何追並

玉之麓草木腓兩崖出泉懸素霓朝猿與吟暮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還人代非臨流濯足尚庶幾濤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鬛大茂齊龜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内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

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為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為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

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
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
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頴悟不凡
初入小學輙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
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
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再
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
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為發粟賑

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滏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内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為平凉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

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
詔審理寃滯七月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
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
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充國
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旨問汝
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
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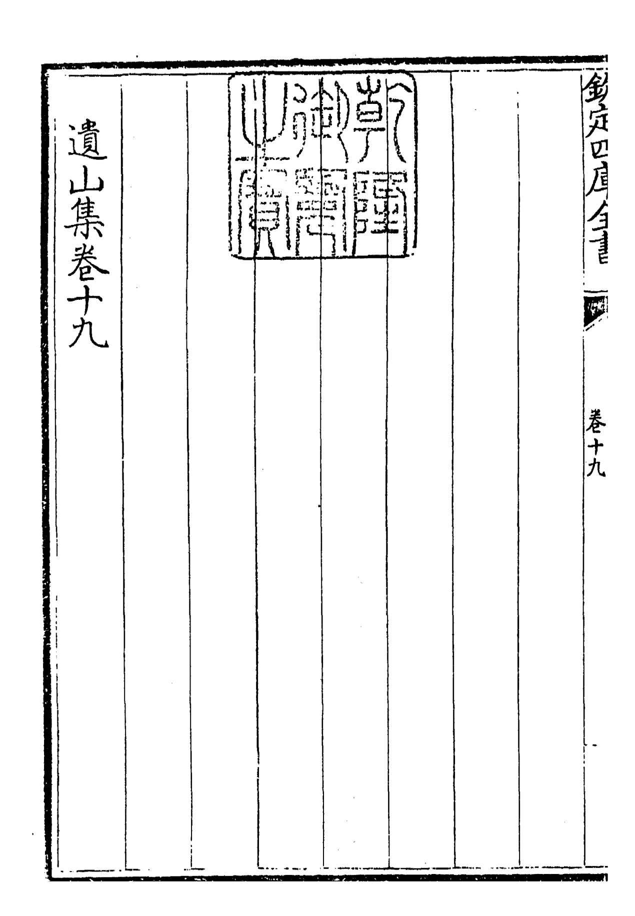
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

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遥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慥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衆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為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為材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

焉在寧邉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於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宫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慙負多矣因命録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為言丞相求君文甚懃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别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横溪翁自號有横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為業及安置豐州止

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為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欝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崴蕤嘗横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滞滛盜墟兮亦何望



遺山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張護

遺山集卷三十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為博之高唐人曽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禀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閒懼為盜所迹

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丱入
學記誦出佗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
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
水害廬舍漂沒城壁頹圮公曰以捄災為事公廨已毀
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
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塑像遷開封縣
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
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墊有未嘗

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陵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詬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殷號為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拚敢以猒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為懦也乃公為橫恣無所

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决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境内凶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渠家閭縣首戸予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為治官有業與農功亡異農夫噓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

逢年為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為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為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為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

姪恩過所生撫孤者以為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召授叅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廕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鄠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遹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

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稾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椁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朱名卿賢大夫言行以

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為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為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嚚耋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網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

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墓旣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為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惰窳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揔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

閭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為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為自强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内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揔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壃國勢乃張今不

都闗中而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湯陰陽邑里人曽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

河郡太夫人公幼頴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録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郾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由帖揭牓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為姦自是為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

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閽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挾兩伎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横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縠熟令未幾改丞豪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麾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為尚書省令史縠熟民

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為奏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為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陜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莘公行臺關中辟公為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為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

古制封建之使自為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盖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為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辟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為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奬厲士衆親

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
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
河中行臺驛召公諳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
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
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為
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為多行臺以樊澤籍
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為内應恃其功輕客軍
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為帥府經

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
公言更為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刼之用法殊
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為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
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悦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
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為之
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
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
易曹單間致貲鉅萬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

權貴公為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為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郾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為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兇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敗指倫為首謀倫廹於箠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尚書省付有

司諦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為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欵伏而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追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為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為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雨濕上為之喜見顏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薩哈連上所倚信聲勢熖熖權過將相其娣妙淵為女官依

託營建挾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為前導而以
皇姑自名為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為
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撤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
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
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為置建威折衝寧遠安
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
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㫖起復宰相
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

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静故耳公為政内寛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曁同官朝京師上奬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户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陜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

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戸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關至闕下為上言平章政事巴薩奸邪誤國雖已遣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喀齊喀將軍中牟垂與恒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用是失利喀齊喀狠狽中晝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合喜為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遣老而已癸卯

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
夫勲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户實封百户娶
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
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公臨事有幹
局自歴州縣即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劵以睦兵民布
恩信以息寇欲發奸贓以械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
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既為朝廷所知為郎官
為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

其於憂國愛民葢不食息頃忘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茍且爲耻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閎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温少長鄉校

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踈於自檢坐為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冤而莫有為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蹶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寀相乞為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叙後為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為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為人為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

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
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為季末起坐嘯而
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
恐黄相國之功名減於頴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亂則
智士馳騖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茲
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
百豐為防乃積乃倉曁彼衆糧百冗坌来倚公設張

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捄寒袴襦療飢膏粱愛育本基
繄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
盜販黥髡能起雲驤何儷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
先民繄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頹
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横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
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
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欝欝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
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

碑銘

保静一軍北當沂海滕兖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冣為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赫舍哩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摠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為人強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

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後靈壁土山𪊍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為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瘧勳伐既高知朝議倚以為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為

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胷臆
妄有執持君必為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獟悍化而柔
良既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内有骨肉之義志
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為多蘧伯
玉為顔闔說養虎人以為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
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饑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君諱汝翼字季
雲族張氏世為河内人曽王父甲王父琳皆隠德弗耀

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丱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猒次丞復以内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侵刼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為所陷君乗亂而出有

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為尚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為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伊喇英格以宋兵脆弱不足為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遁君戒㕔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静軍來援碭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為立

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揔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静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户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哈塔陸格刼殺行省事蒙古勒綱以州降宋詔揔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陸格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陸格首来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

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旣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上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阬之朝廷將不以為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詿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亡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

易揺重為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于朝然後納之君進曰陜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為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為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闗無從而入間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三二日命即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歴官主帥所行得預商略帥若專輙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為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

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
詔諭之云要赫德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為參佐
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
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遥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
七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歸德
天興元年歸德受兵總帥特嘉元凱起為經歷官明年
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
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禀朝命授君户工部侍郎充徐

州帥府叅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要赫德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屬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顔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使宜授君行省叅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遥領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為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翌日葛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旅櫬歸祔

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遥領鄭州防禦判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遥領河内縣令女一人適汴京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譔家傳以神道碑銘為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

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偘偘唯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飈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已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黄老家之言爲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富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為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為真定人祖諱實古納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為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禀仁厚臨政本於

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款曲末減者爲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

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鞫之辭連二偏將一遥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註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究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謂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

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祔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為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為鍜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

固陋辭乃為銘曰

廷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闊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魚于嗟公乎具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為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愊無華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間温其褐寛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憸河陰或僇或俘不為國殤即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

公于黄壚湯旱焚如一漑者後枯孰乗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于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𤓰爾佳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幼子今先鋒使錫里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十年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𫲅瞻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

苦食蔬糒不厭既居民間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汚已也時貴某公名有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為尤

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田其慮廢興存亡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隷非誠何以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居今之時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為遠近
然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圖喇字大用姓瓜爾佳
氏世為海蘭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握
兵柄史牒載其功詳矣大父布爾罕驃騎尉上將軍娶完
顔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錦氏贈
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
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獮貞祐初
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

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吏除武寧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要赫德資驁狠恃功自高奴視叅佐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籍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為出帥悔悟或請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公為畫策潛軍趍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以功遷兩階四年名為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

中元先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為善政之報三年召為戶部郎中初置申州輟公為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伊喇瑗雅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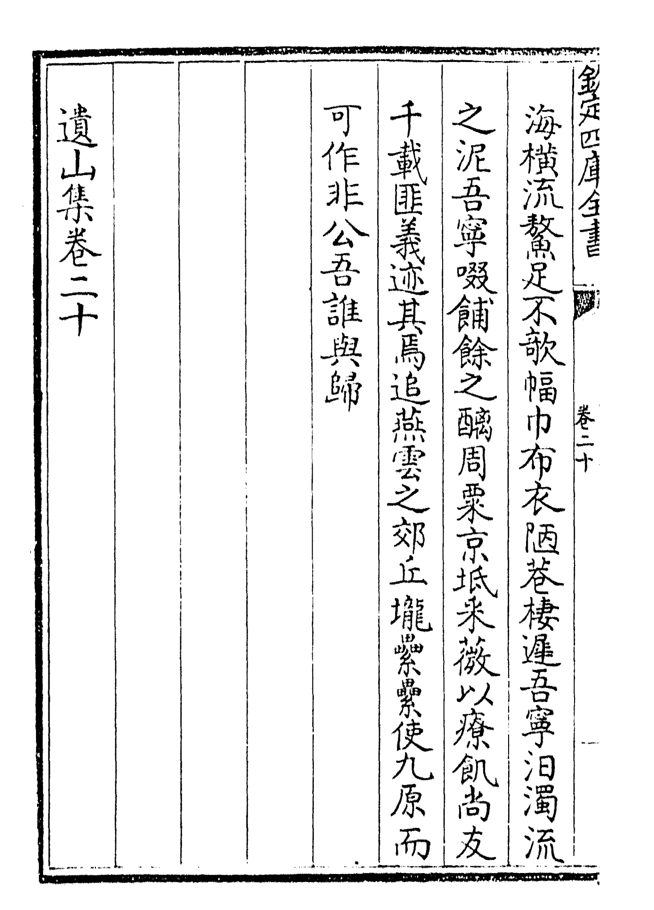
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
政先聲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鋭軍餘百輩率以
戰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
制一萬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
考城胥史所聚結黨為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
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廳
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
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土剌剛直亷介有古良吏之風今

雖年及其踵勉王事強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
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
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
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
幽閉絶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乆賤同匹庶就
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弘以大度使之各就人
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
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即從其後天興初元之

赦皆聽自便盖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内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襃諭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囊橐為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為之少寛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殁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

平章政事華國公必喇綽克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祔故改卜於此前夫人鄂屯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富色呼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錫里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萬僧女一人嫁為世襲龍衣官妻早卒男孫三人埒里巴圖七十二女孫二人齊諾約尼皆尚幼妷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格之子妷孫二人阿林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

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之女盖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
萬戶郝綽華善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
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
辱以神道碑賜之予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
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彼築室天實厚其基
温乎召杜之慈凛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
真識幾希顧以能官爲見知風雨如晦鷄鳴有期滄



海横流鰲足不歆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啜餔餘之醨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飢尚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之郊丘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

遺山集卷二十

遺山集卷二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為良民吏於臺閣為材大夫朝謦譪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絶泰

然以閉户讀書為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沉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塡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為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閑田豐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

莫齊魯為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丞旨党公黄山内翰趙公嵫陽内翰閻公敦䳆者艾海内取以為法其餘經明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

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曽大父靖大父彦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嵗喪父母程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内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為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

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任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冤即縱遣之不數月諸縣卒以贓敗郡人以為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牘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為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還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

興元年遥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為東平萬户府經歷官遥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暟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禀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

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比爲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耆艾而敦龎可以爲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溫如圭如璋今來斯微服裹粮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然如晩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

滂林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雞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為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為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

矣太中子八人長曰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侯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為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為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粮草尋擢王剛牓詞賦進士乙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為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

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廵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與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粮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乗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寛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之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粮運亦如

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為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為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涖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賛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史奴隷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

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為斂手東方頻歲饑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户部員外郎運京師粮八萬石賑徐邳君經畫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敘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饑民踵來凡所以為貸為糶為賑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

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為部官詔再往
徐宿邳荊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
君於臺諸相不為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
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
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為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
無罪勿為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
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
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慍聚

書深讀葢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太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温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全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為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别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

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為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媕婀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絞訐而上劘横潰我障剛癉我阿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為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為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畧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

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於曹遂占籍焉
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
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
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
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為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
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
以廉能換鄧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饑民無所於糴公白
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為之立祠

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令史歷粮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户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笇公領陜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

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名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為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刭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

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慍容性嗜學藏
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
渡以來士大夫以捄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
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
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
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
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世所惜也孤子挺
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為厚

敢述梗槩而為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為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毁之櫝中孰汝仇海内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肉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汙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為囚枯龜千年一蜉蝣𢏁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顔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顔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蔚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叅淮上軍仍

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唶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

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顏以為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為勿追便希顏上書以

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與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顔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

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顔希顔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顔尤嗟惜之云希顔别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顔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换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满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

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
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
初希顔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
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之希顔涖官所以自律
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諠譁者不數月
閭巷間家有希顔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
之甞為户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
鋭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

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逌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逌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顔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顔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

鬚張口哆頳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顔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横如戰國游士歌謡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顔仍為餘事耳希顔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

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李欽父起管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搶聰不及

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拔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予形薀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劔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禄姓康氏世為寧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吏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為

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于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禄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禄骨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卧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芟葦中懼爲同行者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東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

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為尚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熖熖公門請托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遷授右司都事還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贓汚尤狼籍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説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禄孝於母友於

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古所謂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禄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
希顔與都司京父宋内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
比唐人龍虎牓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禄為稱首云歳
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禄之從弟鋭招魂葬伯禄於
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為之後伯
禄先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
彭原張出殁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雖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譊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關為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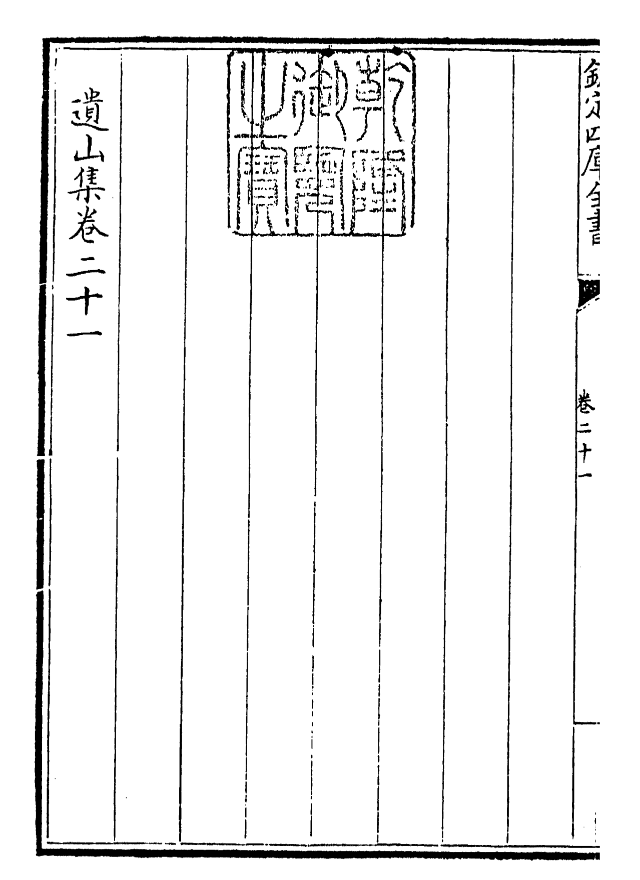
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為尚書省邉關粮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於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陜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遥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為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别將守邠將欲

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名為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卧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丈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脰而死時亂已極淩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

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顔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與京父禹錫康伯禄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為得人而元吉起田畒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為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為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

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為之銘以哀之辭曰

巖墻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為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桎梏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集卷二十一